

前言

孟子名轲，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人。生卒年月没有确切的记载，大约生于公元前385年，死于公元前304年前后。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战国中期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宋代以后，孟子被尊称为“亚圣”，仅次于“至圣”孔子，和孔子相提并论，称为“孔孟”，他的思想和文章对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据传说，孟轲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他年幼的时候，家境已经很贫困。他的母亲很重视对他的教育，为了不让他受到不良影响的影响，三次搬家，为增强他的学习毅力，从织布机上剪断了织着半截的布，教导他学习不可以中断。有“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流传至今，可见孟子从小受到母亲严格的教诲。长大以后跟着子思的弟子学习，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孟子跟子思的弟子学习，接受的是儒家的真传。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在当时名气很大，成为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一代宗师。孟子曾带领着大批弟子周游列国，周游的时候“后车

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走到哪里，国君们对他都很敬重，给他提供吃住，赠送金银，和他探讨治国的方针大计。当时，我国奴隶制社会已经全面崩溃。在这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各诸侯国都面临着胜败存亡的关头，都要设法保存自己，扩张势力，战胜别国。所以，当时最兴的学术是兵家、纵横家和法家，而孟子的学说和这些都截然相反，他以唯心主义“性善论”作为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主张用温和的改良措施去解决社会问题。他认为人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幻想能够触动封建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去实行“不忍人之政”，不要只顾征战而不管人民的死活，要给民众创造一种安定富裕的社会生活环境。他设想出一套比孔子的“德政”更为具体的“仁政”理想，要求封建统治者给民众一定的土地，要“薄税敛”减轻人民的负担，要注重教育，治理好社会风气，甚至劝导统治者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以求得民心的顺服，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孟子十分重视民心在巩固政权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他强调要“保民”，在看待君民关系上，他说“民为贵”、“君为轻”，这是对传统的神、人、君、民关系看法的新突破。

孟子一生为实现他的仁政理想而大声疾呼，八方奔走。他对那些热心于争霸称雄的诸侯非常不满，把他们看成是历史的罪人，毫不客气当面指责他们的过错，理直气壮地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在齐威王当政的时候，孟子第一次来到齐国，但没受重用，所以连齐威王的赠金都不肯

收下就离开了。后来宋王偃称王，说是要实行仁政，孟子就到了宋国，但是看到宋国只有一位贤人，不足以影响宋王偃为善，难以推行仁政，就离开了宋国，回到了邹国。很可能是因为对邹穆公的指责过于尖锐，引起了对他的不满而中断了馈赠，使孟子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后来鲁平公要任用孟子的学生乐正克，孟子就去到了鲁国，但因为有人从中作梗，孟子没能和鲁平公见面，没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此后，孟子到了滕国，和滕文公讲述施仁政可使国家安定富强的道理。但滕国只不过是方圆不到 50 里的小国，无足轻重，孟子就去到梁国，《孟子》书中记载着孟子向梁惠王多次系统地讲述了他的仁政主张。不久梁惠王死去，梁襄王继位，孟子很讨厌梁襄王，说他“望之不似人君”，因而离开了梁国。后来又一次去到齐国，并担任了齐宣王的卿相。在此期间，齐国攻打燕国，齐宣王不听孟子的劝告，一心要吞并燕国，结果引来各诸侯联合攻齐救燕，打得齐国大败。孟子看到无法推行仁政而十分失望，就辞掉了卿相的职位，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这时孟子已经七十多岁了，晚年就没再出游，和弟子们一起，编修古书，讲述儒家的学说，很可能在他亲自主持下和弟子万章等人编著了《孟子》一书。《孟子》今存有七篇，记载了孟子的各种言论，代表着孟子的思想和风格，是了解孟子的重要资料。反映了孟子极其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两千多年来的思想、政治、文化教育乃至中华民族传统观念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了

解，以便正确地认识其中某些进步的、合理的因素，批判其封建性的糟粕。

《孟子妙语选》所选录的“妙语”，不单指说理透辟、比喻精当的警句、格言之类，还包括了《孟子》书中那些生动活泼涵义深刻的寓言，以使读者对原书有个较全面的了解。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将原文作了分篇分类的选录，可以一目了然，便于查阅；每段原文之后，都以“原文大意”的方式译成白话。对体现孟子思想很有代表性但又具有时代或阶级局限的原文，略加评述；对纯属封建糟粕和玄奥艰涩的原文，没有选录。这样介绍古代名著，是一个初步尝试，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晋 立

1992年1月

一、政见篇

（一）仁政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

【原文大意】孟子说：“仁的意思，就是人和人的关系。把‘仁’和‘人’放到一块儿说，就是为人的道理。人人都能仁爱相处，就实现了儒家所说的道。”

孟子曰：“仁者无敌。”（《梁惠王上》）

【原文大意】孟子说：“行仁政的君主，没有谁能敌得过。”因为行仁政得人心，没人敢为敌。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梁惠王上》）

【原文大意】孟子说：“在家里，敬心敬意地赡养自己的老人，在外边，也把这样的心地用到别人的老人身上；在家里，细心照料养育自己的孩子，在外边，也把这样的心地用到别人的孩子身上。要是人人都有这种好心，人人敬老爱幼，大家和睦相处，统一天下就象在手心里转动东西那么容易。《诗经》说：‘先给妻子做出榜样，推广到兄弟，进一步才能治理好一家一国。’说的就是把这种善良的心地推广到别人身上，这样就好了。所以能够推广这种恩德，就能够保全四海，不能推广这种恩德，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古时的圣人能够远远地超出一般人的道理，没有别的，就是善于推广他们好的道德行为罢了。”

孟子曰：“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

【原文大意】孟子说：“亲爱父母双亲，这就叫‘仁’；尊敬兄长，这就叫‘义’，这没有什么别的道理，因为‘仁’和‘义’是天下人应该都懂得的。”

孟子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离娄上》）

【原文大意】孟子说：“人人要是都能做到亲爱父母双亲、尊敬长辈，那么，天下就太平了。”

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

【原文大意】孟子说：“要让老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用这样的‘王道’去统一天下，那是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的。”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离娄上》）

【原文大意】孟子说：“园规和角尺是方圆的标准，

圣人是人伦的标准。要想做君主，就要尽力做到为君之道；要想做臣子，就要尽力做到为臣之道。所谓的君、臣之道，都去效法尧和舜就行了。不象舜服侍尧那样去服事君主，就是对他的君主的不敬；不象尧治理百姓那样去治理百姓，就是对百姓的残害。孔子说：‘治国之道有两种，就是仁和不仁罢了。’残害百姓太厉害，就会自身被杀国家灭亡；残害百姓就是不太厉害，本身也会很危险，国势也会被削弱。这样的暴君死后所加给的谥号就叫做‘幽’、‘厉’，即使他有孝子贤孙，经过一百代也是不能改变的。《诗经》说：‘殷商的借鉴并不遥远，就是前代夏桀灭亡的下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作为君、臣的根本，就是要实行仁政。古代尧、舜是贤君的榜样，桀、纣是暴君的典型，残害百姓的暴君，一定身就国亡，遗臭万年。

孟子曰：“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公孙丑上》）

【原文大意】孟子说：“现如今这样战乱多灾多难的年代，象齐国这样拥有上万辆兵车实力强盛的大国，实行仁政，百姓们那种高兴的程度，就好象原来被倒吊着，现在得到了解救一样。所以花上古人一半的力气，一定会收到加倍的效果，只有在现在的时代才是如此。”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离娄上》）

【原文大意】孟子说：“夏、商、周三代的取得天下，靠的是仁，这三代最后的丧失天下，是因为不仁。国家的兴衰存亡都是这样的道理。天子要是不仁，就不能保住天下；诸侯要是不仁，就不能保住他的国家；卿、大夫要是不仁，就不能保住他的祖庙；士和平民百姓要是不仁，就不能保住他的自身。上古三代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历史教训就在行仁政还是不行仁政。现在有些人害怕死亡可是喜欢不仁，这就跟害怕醉酒却硬要喝酒一样。”

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滕文公上》）

【原文大意】孟子说：“要实行仁政，必须要从划分整理土地疆界入手。如果土地的疆界划分得不规整，井田的划分也就不均匀，那么当作俸禄的田租收入也就不会公平合理，所以暴虐的君王和贪官污吏就一定会打破疆土的

界限而发生侵扰。土地疆界划分得正确了，农民该分多少田地耕种，官吏该享受多少田租谷禄也就可以毫不费劲地确定下来了，这样社会也就安定了。”

孟子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滕文公上》）

【原文大意】孟子说：“生活耕作在井田上的农民，一生到老都不离开这块土地，不管是老死入土还是搬家，都不离开本乡。乡亲们共同生活耕作在一个井田里，平常来来往往，互相友爱，守村护院，相互关照，要是有了疾病，互相照料，这样，邻里百姓就亲近和睦了。”

孟子说的井田制，是他仁政学说在经济方面的一项基本主张，其实质在于强调“分田制禄”，和奴隶制的井田制不同。孟子一方面主张分给农民小块土地，认为这样对于发展生产、安定社会制序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他反对以攻伐或垦荒为手段开辟土地，想用井田制限制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恶性膨胀。

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

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

【原文大意】孟子说：“没有固定的资产而能够有固定的道德观念的人，只有士人才能够做得到。象那一般的人们，要是没有固定的资产，也就因此失去了道德观念。要是没有了道德观念，那就什么都不顾了，没有干不出来的事情。等到犯了罪，然后再处罚他们，这就等于是陷害百姓啊。哪有仁爱的君王在位能做出陷害百姓的事呢？所以贤明的君王要规定老百姓的产业，一定要让百姓们对上足够赡养父母，对下也足可以养活妻子儿女，好年景的时候，一年到头吃饱肚子，灾年的时候也不致于饿死。然后再引导人们向善，去做好事，所以老百姓们顺从也就很容易了。”

“制民之产”是孟子仁政主张在经济方面用来稳定社会的基础措施，实质是奉劝统治者用这样的措施换取民众的顺从，所以，主观上仍是一种治民之术；在对“士”和“民”的比较中，充满对民众的轻蔑，这都表现出孟子的阶级局限。

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

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

【原文大意】孟子说：“给上家家户户五亩地的宅院，周围栽上桑树，家家养上蚕，这么一来，五十岁上下的人都可以穿上丝绸之类的好衣裳了。再让人们都养些鸡、猪、狗之类的家禽家畜，每到繁殖的季节不失时机地精心繁殖喂养，到时候，七十多岁的老人就可以吃上肉了。要能给一家一户一百亩田地，不要在农忙的时候去抽丁拉夫，让人们安心耕种，就是有八口人的家庭也可以不会挨饿了，吃穿都不成问题了，再把乡村学校的教育好好办起来，用孝敬父母尊重长上的道理反复教导人们，这样下去，社会风气就会好起来，头发花白上点年纪的人就不用再去干那些头顶肩扛奔跑在道上的重活了。老人有绸缎穿，有肉吃，老百姓饿不着，冻不着，要是做到了这样，还不能让天下归顺，那是从来没有的事。”

孟子给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设想出一个理想的蓝图，作为实现仁政这个根本治国之策的经济基础，是“治民之产”主张的具体化。孟子实际是在为统治阶级寻求治国安邦之策，但不会被当时热衷于争霸的君主所接

受。他的这种主张对反映当时无休止的兼并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以及人民的理想是有意义的。

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shēng，读生）食也；数（shuò，读朔）罟（gǔ，读古）不入洿（wū，读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

【原文大意】孟子说：“在农忙的时节，不要抽丁拉夫，不去影响农业生产，那么，粮食就会吃不尽了。要是不往大坑里下绝户网去捞鱼，那么，鱼鳖虾蟹之类的水产也是吃不完的。好好育林，到树木成材的时候再去砍伐，那么，木材也会用不完了。粮食鱼虾都吃不完，木材也用不尽，这样，让老百姓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不能满足的。生老病死都能满足了，这就实现了王道的第一步。”

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尽心上》）

【原文大意】孟子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首先要解决好百姓的生活，让人们能够种好地，有更多的收成，再减少点税收，这样就可以让人们富裕起来了。要注意按照时令正常的向老百姓征收钱粮，本着一定的规矩节省各种开消，那么积累的财富就足够使用的了。让百姓有个安定的生活，不去横征暴敛，老百姓富裕了，国家积累也就多了。就拿个最平常的事情来说，要是离了水和火谁也没法活，这两样东西是人们生活所必需的，可是天刚黑该做饭了，正是用水火的时候，这时去敲别人的门向人家要点水和柴禾，没有不给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水和柴禾有的是，谁也不在乎。圣人治理国家，就要想办法让粮食象水和柴禾那么多，人们的生活安定富裕了，没有人为非作歹了，哪会有不仁爱的呢？”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告子上》）

【原文大意】孟子说：“仁是能够胜过不仁的，这本来就象是水能够灭掉火一样，这种道理是很明显的。可是现如今到处都讲霸道，互相攻伐，你不去打人家，人家还要来打你，弄得有点仁政之心的人，也招架不住难以维

持，这就好象是用一杯水去救一车烧着了柴禾那么大的火，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扑不灭这么大的火，就被错误地说成是水不能够灭火，仁不能胜过不仁，这简直是颠倒黑白，这样的看法是在助长那些不仁的人更加不仁了，照这样下去，谁也没法行仁，最后也就没有仁了。”

孟子曰：“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
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滕文公上》）

【原文大意】孟子说：“贤明的君主一定是办事恭敬谨慎不粗心大意，注意俭朴，节约财富，按照正规的礼仪对待下属，特别要注意征收百姓的赋税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能不顾百姓的死活。从前阳货说过：‘要光惦记着发财致富就不会讲求仁爱，要讲求仁爱就别光惦记着发财致富。’”

孟子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梁惠王上》）

【原文大意】孟子劝齐宣王要用仁政统一天下，不要热衷于用武力称王称霸，认为齐宣王不是不能实行仁政，而是故意的不这么干。于是对齐宣王说：“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是明白的，比方，要是有人这么对你说：‘我的力气足可以举起三千斤重的东西，可是却拿不动一根羽毛；我

的视力非常好，能看得清秋后鸟身上刚长出来的绒毛尖，可是却看不见整车的柴禾。’你肯相信这样的话吗？行仁政，你不是不能干，就是不肯干啊。”

齐宣王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孟子曰：“挟（*xié*，读协）太山以超北海，语（*yǔ*，读玉）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yǔ*，读玉）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wàng*，读旺），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梁惠王上》）

【原文大意】齐宣王问孟子：“您说我不实行仁政是不去干而不是不能干，这不去干和不能干的表现有什么不同？您怎么这么说我呢？”

孟子说：“我就打个比方来说吧，要是有人让您把泰山夹起来再跨过北海去，您对人家说，‘我干不了。’这的确是真的干不了。要是遇上替老年人弯一下腰干一点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情，也对人家说：‘我干不了。’这就是不去干了，并不是不能干呀。所以君王您不用仁政去统一天下，并不属于夹着泰山跨过北海之类的办不到的事情；是属于连替上年纪的人弯一下腰干点什么都不肯的那一类，您是故意不实行仁政啊。”

孟子曰：“春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póu，读抛二声）克在位，则有让。”（《告子下》）

【原文大意】孟子说：“天子要注意考察民情扶助贫困，了解地方诸侯的政绩有奖有罚。春天去考察春耕的情况，补助那些闾春荒连地都种不上的人，秋收的时候去考察收获的情况，赈济那些欠收的人。去到一个诸侯国，看到那里要是土地都开垦了，庄稼也都种得很好，那里丧失劳动力的老人都得到了赡养，贤德的人受到了重用，朝廷上的官员都是出色的人才，那就应该奖赏，赏给土地，让他们再好好地去干。要是到了一个诸侯国，一看那里的土地连种都没种，地都荒了，人们的生活根本没有着落，老年人也没人管，贤德的人也不被重用，占据着朝廷职位的尽是些贪官污吏，那就应该惩罚。”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